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四十回 獅子狗來醉漢親吻 紅緯帽在妖怪現形

卻說大侏子那天從人叢中逃將出去，那裡便肯放過了尾生，躲在一家照牆後，兩隻眼睛咯碌碌向路上望著。見尾生慢慢過去了，便將帽子壓了眉心，一步步潛蹤跟著。到了彈子房門口，見進去了，他便立在彈子房門外一家簷下等著。一回又跟到了長元和門口，卻再等也不出來，知道是住在這裡的了。便一路咕嚕著，到了個極狹極醜的衚衕裡。數著門牌，到第六家門口，將手一推。裡邊一個豹頭燕頤涂脂抹粉的婦人開出門來，一見大侏子，便撇著嘴道：「行屍的到那裡搶糞飯去，到這時候才回來！」大侏子聲也不出，挨進門去。那婦人便將門著的一聲關了，道：「劉哈兒醉了，馬回子等著你說話呢。」大侏子三腳兩步走將進去。這時劉哈兒喝得面上如豬肝一般，敞開了胸脯，蹣跚了雙毛腿，蹲在爐上發喘。馬回子一手拍著旱煙，一手指著哈兒罵道：「便是狗入的，也應該有些狗氣息兒。你這不長進的，連揪住頭要你搖著尾跳上幾跳，吠上兩聲也不會。馬爺的黃酒可是灌了王八哩。」劉哈兒聽了，怒不可遏，霍的立起身來，來揪回子。卻身體一晃一晃的，還沒立定，早哇的一聲，青的黃的吐了一地。

酒醉的人一吐便再撐不住的，哈兒一面吐著，一面早已軟哈哈的蹲下地來。廚房內一隻獅子頭狗兒聞得一陣奇香，知道吃運到了，搖頭擺尾的奔將出來，嗚嗚了一聲，像是謝哈兒的一般，張開大口伸長舌頭，竟照單全收起來。那屋主婦喚大妞兒的，正在廚房裡勻了一手掌的粉晚妝著，忽聽得外邊怪響，才將粉搽在面上，一塊白一塊黑的便跑了出來。一見劉哈兒這個樣子，罵了一聲「要死呀！」早被馬回子一摟摟在懷裡道：

「我們看把戲罷。」大妞兒隨手便是一個老大耳刮子，打得馬回子捧著臉怪笑。

只見那獅子頭狗將地上的吃完了，慢慢的舐到哈兒的臉上去。哈兒翻了個身，含糊道：「不要玩呀！」這一句話把大妞兒肚腸幾乎笑斷了。那知這狗還不肯放鬆，仍舊向哈兒臉上舐著。哈兒卻妖聲怪氣的道：「我的乖乖大妞兒，你今天同我親個嘴，明天買朵紙花兒你戴。」說著舉起手來，捧這狗頭兒。

這狗倒不防他有這一來，嚇得拖著尾巴跑了。馬回子聽了這句話，不覺大怒，將大妞兒一推道：「好，你竟同這小子勾搭過了！」大妞兒吃他這一推，險些兒跌倒，著急道：「你見誰勾搭了他了，酒鬼嘴裡的話也當得真麼？」

正說著，聽得外邊敲門，知道是大侏子來了。大妞兒才氣咩咩的來開門，見是大侏子，放了他進來。大侏子一見這樣子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說完，將鞋尖撥著哈兒。哈兒正睡得快活，那裡覺得。馬回子卻抽著了一袋旱煙，將身子蹲在條長凳上道：

「你的事怎樣了？得了多少肥水兒，可不准瞞著人。」大侏子將手拍著胸脯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上了口的一塊肉，生生被人夾手奪去了。」

馬回子將煙袋向凳腳上拍著，做出一付（副）老前輩的樣子來道：「這是我的不是，沒同你一起去。只怎樣的會被人家夾手奪了去呢？」大侏子使手劃腳的說了一遍。馬回子聽了一驚道：「是這人麼？那就我去也不中用了。」大侏子還認馬回子說話是假的：「他也不過一個書生罷了，我偏要去找他去。」

馬回子換了袋煙，呼得如春雷一般響，從煙叢中衝出一聲冷笑來道：「你去也好，只跌了回來，記得我原勸過你的呢。」說完，向著大妞兒道：「你說是不是？」大妞兒餘怒未息，將頭一扭，大踏步進去，自咕嚕去了。大侏子見左右無人，哀求馬回子設法報復。馬回子沉吟道：「要我替你報仇，你須把大妞兒讓給我受用。」大侏子心頭一愕。那知大妞兒早在裡邊聽見了，趕將出來，指著馬回子道：「你再嚼舌根，老娘便整盆的洗腳水灌你個眼睛翻白。」一面將大侏子的耳朵扯著道：「你倒願做烏龜，老娘卻不肯造化你哩。」

兩人被他這一來，倒有些訕訕的，都笑著不敢出聲。好一回大侏子才又說道：「便沒有什麼謝你，也應替吾抱個不平，何況什麼事都可以商量的呢。」馬回子笑道：「我真肯助你時，老實說，包你手到擒來。只這件事卻急不出慢不得的，橫豎到這個時候，自會給你快意便完了。」大侏子聽了非常歡喜，向帽沿裡摸出一張兩吊錢的票子來，叫大妞兒預備酒菜去。大妞兒道：「呸，一個還在地上挺屍，老娘不耐煩一個個的替你們收拾嘔吐呢。」說雖這樣，卻經不起大侏子左一個揖右一個揖的扮著丑臉，只得向大侏子臉上吐了口大沫，向廚下提了只籃，一扭一捏的出去買辦了。

這兒兩人把劉哈兒擗上了炕。馬回子起的念頭，向大妞兒房裡翻了一頂紅纓泛了黃色的緯帽，一件天青布的外套出來，兩人替哈兒穿扮著，放倒在炕，檢張白紙將他的臉遮了，再端過了個杌兒，擱上一盞油燈，點著了。兩人遠遠的看了一回，不覺笑得打跌。馬回子笑向大侏子道：「還缺一個孝子，請你做了罷！」大侏子道：「你才像是個孝子呢。」說著，門口覺得有人走動，知道大妞兒還來了。忙躲到裡邊，從壁縫中張著。

只見大妞兒關上了門，手提滿籃的酒果，一扭一捏的走將進來。

忽然見了炕上的怪物，一聲「啊呀」，嚷道：「了不得哩。」大侏子怕翻了籃子是沒得吃的，忙跑出來接過籃兒道：「不要嚇，哈兒沒有死，是回子叫他死的。因他怕沒孝子做，特地将哈兒裝著死人，他來學著做孝子呢……」馬回子不等他說完，早趕過來將大侏子夾頸一掌，把大侏子打得直嚷起來。三人吵了一陣，劉哈兒依然一聲不發，直挺挺的躺著，倒把三人引得多（都）笑了。馬回子道：「大妞兒，快些預備去，我們今天總算陪哈兒的靈罷。」大妞兒自入廚下去了。兩人坐著沒事，抹骨牌賭了一回。大妞兒連菜連酒的端了出來，三人便合伙兒喝著。

馬回子喝到半醉，高興起來道：「大侏子，你曉得打你的是誰呀？這小子姓燕，號尾生，最愛管人閒事。我原也要設法處置他，只因他不是個好惹的，所以攔了下來。」接著又笑道：

「不是說大話，這三天裡邊，包你將這小子活活的趕出京去哩。」

大侏子問怎樣的趕他出去。回子道：「十剎海一帶，到了傍晚不是有許多人在那裡試馬的麼？那最淘氣的可不是方公子麼？只要我輕輕一舉，將這小子送到方公子辣手中去，包你至少也要抱頭鼠竄而去呢。」

兩人正說得高興，聽得劉哈兒哼了一聲，一各（骨）碌爬了起來，向著三人發怔。把個大妞兒嚇得將頭鑽在回子懷裡喊打鬼。哈兒莫明其妙跳下炕來，一把將大妞兒拉住道：「你罵吾呀！」回子將蘿蔔般手在大妞兒身上摸索著，笑道：「哈兒，我道你是快下棺材了，所以穿著八九品老爺的衣服。原來你還沒死，坐下來喝幾杯罷！」哈兒才醒過來，一聽酒字，又咽起唾沫來。端個杌子坐了，向酒杯中一望，見一人同自己很像，戴著一頂纓帽，穿了件外套，只癡癡的對著自己笑。回過頭來看時，卻又不見這人。再向酒杯中看時，仍然仍在。不覺霍的立起身來道：「不好了，酒杯裡有妖怪了！」說完，將這酒杯送到回子面前去。回子道：「呸，你見鬼哩，那裡有什麼妖怪？你才是妖怪哩。」哈兒被他一句提醒，忙將帽子除下來看時，見竟同酒懷裡一樣。不覺擲在地上，將腳踏了個稀扁，指著大侏子同回子道：「總是你們兩個人鬧的。」

大妞兒搶出來說話道：「我不管是誰鬧的，這帽子是我家祖傳至寶，端陽日掛在門上，除毒解劫的，你怎把他踹扁了。也好，你橫豎自己算富翁的，賠上幾百吊錢也不算什麼。」真是：